

许侠夫： 以笔为剑威震琼崖

文|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



许侠夫

少有侠骨勇闯南洋

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在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中就有这样一位“大侠”，为改变琼崖黑暗落后的社会现状而奔走呼号。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千千万万民众的觉醒，他就是中共琼崖地委宣传部长许侠夫。

许侠夫原名许声鹏，字秀南，1901年2月5日诞生于海南文昌市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许书单，青年时代当农民，后来到东阁墟当小贩，1913年病故。大母云氏，生了三个兄长，他是邢氏所生。父亲去世后，由大母和生母抚育成长。

许侠夫幼年时代，常喜组织少年儿童在一起玩耍，喜爱打球、唱歌，他8岁被送进私塾读书，13岁在东阁墟小学毕业。他读书时成绩很好，两次跳级，是班上的高才生。少年时代的许侠夫多才多艺，爱打抱不平。有一次，老师许建勋写了错别字，还不愿向学生改正，许侠夫就当着师生众人的面给予指正，可是老师却认为许侠夫是有意毁他威信，罚他头戴石砚，双脚踏跪地向老师承认错误。他却反驳说，如果是老师写错了，老师就应该改正；如果是老师写对了，他可以跪地向老师赔礼道歉，结果老师没办法，只得敷衍了事。

许侠夫的青年时代，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时期。五四运动后，各种新思想进入琼崖，给沉寂的琼崖社会带来一丝生机，然而在军阀的统治下，琼崖社会黑暗腐朽日甚一日，穷苦人民谋生异常艰辛。1921年，为生活所迫，许侠夫随长兄许声鸿下南洋谋生，在马来西亚的橡胶林工作。他白天割胶种树，晚上到夜校读书，在资本家的压迫下，所得甚微，只能勉强糊口，这使他对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有了亲身体会。他虽然身居南洋，但时刻心向祖国。1923年春，他离开马来西亚回国。

能言善辩投身革命

回国后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许侠夫进入暨南大学。在校期间，他认真读书，利用课余时间，阅读各种进步书刊，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列宁传》《新青年》等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。1924年，暨南大学搬到上海，他也随之到上海继续读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系。在学校里，他参加了由琼崖留沪进步青年组织的“琼崖留沪新青年社”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，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。

这一时期，许侠夫还积极撰写各种文章，他的文风洗练，论述逻辑严密，极富有感染力，在琼崖学子当中流传甚广。1924年10月，许侠夫在《新琼崖评论》第21期上发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学生》一文。在文中，他对琼崖学生中

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批判，义正辞严地指出在腐朽的制度中，青年学子应该勇于实践，读书不是为了赚大钱、做大官、考高分、花前月下，而是为了改造社会、为民众谋福利。在文章的末尾，他大声疾呼：“所以我们青年学生切不可以专做几篇文章为能事，不要做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，而要效法俄国的学生到民间去活动才好。青年学生们，赶快团结起来，完成我们的重大责任！”这篇文章在各地琼崖学子中引起很大的震动，很多琼崖学子开始从学校中出来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成为琼崖早期革命的骨干分子。

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，集合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口，高呼：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”等口号。英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，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，逮捕数十人，这就是震惊全国的“五卅惨案”。许侠夫参加了这次反帝活动，站在反帝示威队伍的前列，不顾帝国主义警棍刺刀水龙袭击，奋勇向前，毫不退缩。这年秋天，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许侠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琼崖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当中的佼佼者。

琼崖青年的好朋友

1926年初，许侠夫受党组织的派遣回琼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。同年6月，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，由于许侠夫文采出众，口才较好，在琼崖学生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和知名度，他被选为中共琼崖地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长，负责指导全琼党组织的对外宣传。他把青年学生看做是革命运动的先锋，将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中，努力扩大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。在琼崖地委的直接领导下，许侠夫到

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，以教员身份为掩护，积极开展学生运动。当时校内思想顽固的教师陆达节将许侠夫视为眼中钉，对他领导的革命活动，暗中进行破坏。许侠夫早已看透了敌人的阴谋，便组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——中共广东六师支部，动员了广大教师学生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择师运动，把顽固不化的教师赶出校园。

当时，由于党组织力量不够强大，开展宣传工作的条件十分艰苦，因为人力和印刷的困难一时间没有办法解决，宣传和出版工作赶不上形势的需要，许侠夫为此心急如焚。他努力和一些热心于文化工作的社会人士合作，尽一切可能来开办一些书店，出版一些报刊，供销一些关于革命的、新文化的宣传教育书籍，府城的青年书店、海口市的文化书局和文昌、嘉积的青年书店，都是在许侠夫的努力下先后开办起来的。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，琼崖唯一一份日报《琼崖民国日报》虽然为共产党员控制，但无法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。许侠夫另辟蹊径，积极创办各种党团报刊，先后创办了《路灯》半月刊、《扫把》旬刊和《现代青年》周刊，许侠夫和罗文淹、陈文晃等负责编辑和发行，由海南书局代印，每期出版300份至500份。在许侠夫的要求下，《扫把》旬刊采用海南地方语言写作，更加便于普通民众阅读和理解，是海南文化史上的创举。许侠夫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亲自写作各种文章，既是琼崖地委宣传工作的领导者，也是宣传一线的战士，他以笔杆为武器，和各种封建落后思想作斗争，成为深受琼崖青年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。

转战文昌英勇牺牲

琼崖四二二事变以后，许侠

夫以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文昌的工作。在家乡文昌，许侠夫如鱼得水，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宣传特长，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。1927年6月，文昌县第一次党代会在溪西村（现文教镇）召开，成立了中共文昌县委，许侠夫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。七八月间，讨逆革命军第五路军在宝芳乡正式成立，共有100余人，许侠夫任党代表。

许侠夫在文教地区活动时，曾到加美村召开了一次颇有规模的青年大会，动员青年投身革命，为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。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石壁、加美、溪西、宝典、大架、仙山、石井、孝友、中村、文教等10多个村庄的80多名青年。在会上，许侠夫侃侃而谈，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理论，号召各村庄的青年勇敢地武装起来，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。为了把文教地区的武装尽快地建立起来，许侠夫同区委领导人林佩双利用宗族姓氏的关系，策动国民党文教区团团长林伯江起义，起义的民团成员约30多人枪，其中国民党文教区第三乡民团约10多人枪。林伯江的起义，使国民党文昌县当局极为惊慌，即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告急。1927年9月20日，国民党广东民政厅发布345号政令，在全省通缉许侠夫，悬赏大洋五百块。

擅长宣传的许侠夫在军事指挥上也有独到之处。1927年8月23日下午，国民党文昌县长邢森洲率领县兵连100多人窜犯溪尾墟。讨逆革命军获悉情报，立即部署战斗，军民合作，三面伏击来犯之敌。敌军一进入我军民伏击圈，几百名手持镰刀、木棍的群众和农军配合着讨逆革命军战士向敌军冲杀过去。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阻击，便晕头转向慌作一团，虚放几枪便转头鼠窜。讨逆革命军乘胜追击，一口气追了20多公里，把溃逃之敌追至翁田民团巢穴附近，天黑了才收兵。这仗毙伤敌人10多名，我方仅伤1人。邢森洲事后感慨：“当时天若未黑，再拖20分钟，我也难逃出共军之手了。”在许侠夫的指挥下，文昌县讨逆革命军屡次给予邢森洲部队沉重打击，先后两次围攻文教墟，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威胁。邢森洲被打得心惊胆寒，夜不能寐，屡屡急电国民党中央和琼崖行政公署求援，仅1927年下半年就发出求援电报近20封。12月4日，许侠夫集中两个连集训，准备攻打文昌县城，但由于机密泄露，被国民党重兵围困。在突围中许侠夫不幸中弹牺牲，时年26岁。□



中共文昌县委成立旧址